

蔡陸仙編

中國醫藥匯海
(七)

中華書局印行

（四）病症分類（附診斷治療）

病症不同論

徐大椿

凡病之總者，謂之病。而一病必有數症，如太陽傷風，是病也。其惡風身熱自汗頭痛，是症也。合之而成其爲太陽病，此乃太陽病之本症也。若太陽病，而又兼泄瀉不寐，心煩痞悶，則又爲太陽病之兼症矣。如瘧病也，往來寒熱，嘔吐畏風口苦，合之而成爲瘧，此乃瘧之本症也。若瘧而兼頭痛，脹滿噦逆便閉，則又爲瘧疾之兼症矣。若瘧而又下痢數十行，則又不得謂之兼症，謂之兼病。蓋瘧爲一病，痢又爲一病，而二病又各有本症，各有兼症，不可勝舉，以此類推，則病之與症，其分併何啻千萬，不可不求其端而分其緒也。而治之法，或當合治，或當分治，或當先治，或當後治，或當專治，或當不治，尤宜視其輕重緩急，而次第奏功，一或倒行逆施，雜亂無紀，則病變百出，雖良工不能挽回矣。

頭部

總論

王肯堂

醫書多分頭痛頭風爲二門，然一病也；但有新久去留之分耳。淺而近者，名頭痛，其痛卒然而至，易於解散，速安也。深而遠者，爲頭風，其痛作止不常，愈後遇觸復發也。皆當驗其邪所從來而治之。

世俗治頭痛，不從風則從寒，安知其有不一之邪乎？試考內經論頭痛，所因以明之，如風從外入，振寒汗出頭痛，新沐中風爲首風，當先風一日頭痛不可以出內，大寒內至骨髓，髓以腦爲主，腦逆故頭痛，齒亦痛。少陽司天之政，初之氣，風勝乃搖，候乃大溫，其病氣怫於上頭痛；二之氣，火反鬱，白埃四起，其病熱鬱於上頭痛，少陽司天，火淫所勝，民病頭痛，發熱惡寒如瘧，藏金不及，炎火乃行，復則陰厥，且格陽反上行頭，腦戶痛，腦及腦頂發熱，太陽之勝熱，反上行頭項，顛腦戶中痛，目如脫。太陽之復，心痛痞滿頭痛，太陰司天，濕淫所勝，腰脊頭項痛時眩，太陰在泉，濕淫所勝，病衝頭痛，目似脫，項似拔。太陰之復，頭項痛重，而掉慄尤甚。陽明之復，欬噦煩心，病在膈中頭痛，傷寒一日，巨陽受之，頭項痛，腰脊強。靈樞謂：「風痺股脛燦，足如履冰，時如入湯，煩心頭痛，時眩悲恐，短氣不出，三年死。」凡此皆六氣相侵，與清陽之真氣相薄而痛者也。至於頭痛，甚則腦盡痛，手足寒至節死。頭痛顛病，下虛上實，注以腎虛不能引膀胱之氣故爾。心煩，頭痛，耳鳴，九竅不利，腸胃之所生，心熱病者，卒心痛，煩悶，頭痛面赤，刺手少陰太陽。肺熱病

者，頭痛不堪，汗出而寒，刺手太陰陽明。腎熱病者，頭痛員員，澹澹然，刺足少陰太陽。靈樞謂：「厥頭痛，面若腫起而煩心，取足陽明太陰。」厥頭痛，頭脈痛，心悲善泣，取血與厥陰。厥頭痛貞貞，頭重而痛，取手足少陰。厥頭痛，意善忘，按之不得，取頭面左右動脈，後取足太陰。厥頭項先痛，腰脊爲應，先取天柱，後取足太陽。厥頭痛，頭痛甚，耳前後脈湧有熱，瀉出其血，後取足少陽。頭痛不可取於膻者，有所擊墮惡血在於內，若肉傷痛未已，可側取，不可遠取也。頭痛不可刺者，大痺爲惡日作者，可令少愈，不可已。頭半寒痛，先取手少陽陽明，後取足少陽陽明。膀胱足太陽所生病，頭顙頂腦戶中痛，膽足少陽所生病，頭痛，凡此皆臟腑經脈之氣逆，上亂於頭之清道，致其不得運行，壅遏經隧而痛者也。蓋頭象天三陽，六府清陽之氣，皆會於此，三陰五藏精華之血，亦皆注於此。於是天氣所發，六淫之邪，人氣所變，五賊之逆，皆能相害，或蔽覆其聰明，或瘀塞其經絡，因與其氣相薄，鬱而成熱，則脈滿，滿則痛，若邪氣稽留則脈亦滿而氣血亂，故痛甚，是痛皆爲實也。若寒濕所侵，雖真氣虛不與相薄成熱，然其邪客於脈外，則血注脈寒，寒則脈縮卷，緊急外引小絡而痛，得溫則痛止，是痛爲虛也。如因風木痛者，則抽掣惡風，或有汗而痛。因暑熱痛者，或有汗，或無汗，則皆惡寒而痛。因濕而痛者，則頭重而痛，遇天陰尤甚。因痰飲而痛者，亦頭昏重而痛，慣慣欲吐。因寒而痛者，絀急惡寒而痛，如有本藏所屬風寒濕熱之氣兼爲之狀而痛。更有氣虛而痛者，遇

勞則痛甚，其脈大有血虛而痛者，善驚惕，其脈芤。用是病形分之，更兼所見證察之，無不得之矣。

辨頭痛證治大法

李東垣

內證頭痛，有時而作，有時而止；外感頭痛，常常有之。直須傳入裏實方罷，此又內外症之不同者也。
金匱真言論曰：『東風生於春，病在肝，俞在頭項。』故春氣者，病在頭。又諸陽會於頭面，如足太陽膀胱之脈，起於目內眦，上額交巔，直入絡腦，還出別下項，病衝頭痛。足少陽膽經之脈，起於目內眦，上抵頭角，病頭角額痛。足少陽膽經之脈，起於目銳眦，上抵頭角，病頭痛額角。夫風從上受之，風寒傷上，邪從外入，客於經絡，令之振寒頭痛。身重惡寒，治在風池風府，調其陰陽，不足則補，有餘則瀉，汗之則愈。此傷寒頭痛也。頭痛耳鳴，九竅不利者，腸胃之所生，乃氣虛頭痛也。心煩頭痛者，病在膈中，過在手巨陽少陰，濕熱頭痛也。如氣上不下，頭痛巔疾者，下虛上實也。過在足少陰巨陽，甚則入腎，寒濕頭痛也。如頭半邊痛者，先取手少陽陽明，後取足少陽陽明，此偏頭痛也。有生頭痛者，甚則腦盡痛，手足寒至節，死不治。有厥逆頭痛者，所犯大寒，內至骨髓。髓者，以腦爲主，腦逆故令頭痛，齒亦痛。凡頭痛皆以風藥治之者，總其大體而言之也。高巔之上，非風可到，故味之薄者，陰中之陽，乃自地升天者也。然亦有三陰三陽之異，故太陽頭痛，惡風脈浮緊，川芎羌活獨活麻黃之類爲主。少陰經頭痛，脈弦細，往來寒熱，柴胡爲主。陽明頭

痛，自汗發熱惡寒，脈浮緩，長實者，升麻葛根石膏白芷爲主。太陰頭痛，必有痰，體重或腹痛，爲痰僻，其脈沉緩，蒼朮半夏南星爲主。少陰經頭痛，三陰三陽經不流行，而足寒氣逆，爲寒厥，其脈沉細，麻黃附子細辛爲主。厥陰頭項痛，或吐痰沫厥冷，其脈浮緩，吳茱萸湯主之。血虛頭痛，當歸川芎爲主。氣虛頭痛，人參黃芪爲主。氣血俱虛頭痛，調中益氣湯，少加川芎蔓荊子細辛，其效如神。白朮半夏麻湯，治痰厥頭痛藥也。青空膏，乃風濕熱頭痛藥也。羌活附子湯，治厥陰頭痛藥也。如濕氣在頭者，以苦吐之，不可執方而治。先師嘗病頭痛，發時兩頰青黃，眩暈目不欲開，懶言，身體沉重，兀兀欲吐，潔古曰：「此厥陰太陰合病，名曰風痰。」以局方玉壺丸治之，更灸俠谿穴卽愈。是知方者，體也；法者，用也。徒執體而不知用者，弊體用不失，可謂上工矣。

各種頭痛證治

朱丹溪

頭痛多主於痰，痛甚者火多，有可吐者，可下者，諸經氣滯，亦作頭痛。

清空膏治諸頭痛，除血虛頭痛不可治。

血虛頭痛，自魚尾上攻頭痛，用芎歸湯古遺涎藥。

頭風屬痰者，多有熱，有風，有血。虛在左，屬風，荊芥薄荷，屬血虛，川芎當歸；在右屬痰，蒼朮半夏，屬熱。

酒芩爲主；又屬濕痰，川芎南星蒼朮。

偏頭風在左而屬風者，用荊芥薄荷，此二味卽是治之主藥，有君臣佐使之分，凡主病者爲君，而多臣次之，佐又次之，須要察其兼見何證而佐使之；如有痰卽以二陳湯治痰而佐之，他證皆倣此。又須察識病情，全在活法，出入加減，不可執方。

頭痛多主於痰，痛甚者火多，宜清痰降火，用二陳湯加白芷川芎爲主，

肥人多是濕痰，宜半夏蒼朮。

瘦人是熱與血虛，宜四物湯加酒芩防風。

勞役下虛之人，似傷寒發熱汗出，兩太陽穴痛甚，此相火自下衝上，宜補中益氣湯，加川芎當歸；甚者加知母黃蘗蔓荊子細辛。

頭痛如破，酒炒大黃半兩，茶煎服。

頭痛連眼痛，此風痰上攻，須用白芷開之。

偏頭痛者，頭半邊痛是也。

如頭半寒痛者，亦偏頭痛也。

頭痛須用川芎，如不愈，各加引經藥。

太陽川芎，陽明白芷，少陽柴胡，太陰蒼朮，少陰細辛，厥陰吳茱萸。

如感冒頭痛，宜防風羌活藁本白芷。

如氣虛頭痛，宜黃芪酒洗，生地黃南星，祕藏安神湯。

如風熱在上頭痛，宜天麻蔓荊子，川芎酒製黃芩。

如苦頭痛，用細辛。

如形黑蒼黑之人頭痛，乃血虛，宜當歸川芎酒芩。

如頂巔痛，宜藁本防風柴胡，東垣云：「頂巔痛，須用藁本去川芎。」

頭風用熱藥者多，間有挾熱而不勝熱劑者，宜消風散，茶調散服之。

頭風發動頂後，兩項筋緊，引起痛者，疑其人挾寒挾虛，宜三五七散。

素問論頭風者，本於風寒入於腦髓也。本局方論婦人患頭風者，十居其半，或者婦人無巾以禦風寒焉耳。男子間有患者，若經年不愈者，宜灸顙會、百會、前頂、上星等穴差。

頭痛評治

嚴用和濟生方

夫人頭者，諸陽之所聚，諸陰脈皆至頸而還，獨諸陽脈皆上至頭耳，則知頭面皆屬陽部也。且平居之人，陽順於上而不逆，則無頭痛之患。陽逆於上而不順，衝壅於頭，故頭痛也。風寒在腦，邪熱上攻，痰厥腎脈，氣虛氣攻，皆致頭痛。前方已有治法。但氣虛氣攻，頭痛愈而復作，延引歲月者，多有之矣。偏正頭風，婦人氣盛血虛，產後失血過多，氣無所主，皆致頭痛。惟蝎附丸治氣虛，氣攻頭痛，尤合造化之妙。其間所用附子，取其助陽以附虛，鍾乳取其補陽以鎮墜，全蝎取其鑽錐之義，葱涎則取通行其氣，湯使用以椒鹽，蓋椒能下達，鹽能引用，使虛氣還於其下，對證用之，無不作效者矣。

頭痛

脈訣曰：『頭痛短濇應須死，浮滑風痰必易除。』

嚴氏濟生方曰：『夫頭者上配於天，諸陽脈之所聚。凡頭痛者，血氣俱虛，風寒暑濕之邪，傷於陽經，伏留不去者，名曰厥頭痛。蓋厥者，逆也，逆壅而衝於頭也。痛引腦巔，甚而手足冷者，名曰真頭痛；非藥之能愈。又有風熱痰厥，氣虛腎厥，新沐之後，露臥當風，皆令人頭痛。治法當推其所自而調之，無不切中者矣。』

崔紫虛脈訣曰：『頭痛，陽弦，浮風，緊寒，風寒洪數，濕細而堅，氣虛頭痛，雖弦必濇，痰厥則滑，腎厥堅

實，風寒暑濕，氣鬱生涎，下虛上實，皆運而眩，風浮寒緊，濕細暑虛，涎弦而滑，虛脈則無。』

許微叔曰：『腦逆，故令頭痛，齒亦痛，乃厥逆頭痛也。邪氣逆上陽經而作痛，甚則發厥頭痛，齒亦痛，宜白附子散。厥頭痛，即腎厥顛頭痛，不可忍，宜至真丸。』

朱肱活人書曰：『頭痛屬外感，傷寒者多。』

張子和儒門事親曰：『夫頭痛不止，乃三陽之受病也。三陽者，各分部分頭與項痛者，是足太陽膀胱之經也。攢竹痛，俗呼爲眉稜痛者是也。額角上痛，俗呼爲偏頭痛者，是少陽經也。如痛火不已，則令人喪目；以三陽受病，皆胸膈有宿痰之致然也，先以茶調散吐之，後以香薷散、白虎湯投之，則愈。然頭痛不止，可將葱白鬚豆鼓湯吐之，吐芎可服川芎、薄荷、辛涼清上搜風丸、香芎散之類。』

朱丹溪曰：『腎厥頭痛，其脈舉之則弦，按之則堅。○頭痛，左手脈數熱也。脈澀，有死血也。右手脈實，有痰積也。脈大是久病。』

徐春甫古今醫統曰：『濕家病，身疼，發熱，面黃而喘，頭痛鼻塞，其脈大，自能飲食，腹中和，病在頭，中寒濕，故鼻塞。內藥鼻中即愈。有所勞倦，穀氣衰少，脾氣下陷，頭痛發熱，其或發熱惡寒，寒熱間作，或蒸蒸躁熱，發於肌肉之間始得之，氣高而喘，身熱而煩，其脈洪大而頭痛，或渴不止，皮膚不仁，風寒而生寒熱，

亦與傷寒相似，此李明之主於內經勞倦形氣不足脾胃論之所由作也，自內而之外熱者然也。』

虞博醫學正傳曰：『諸頭痛，有因氣，有因痰，有因虛，乃外感四氣，或酒食所傷，或作勞失力，以致頭痛。』

王綸曰：『久頭痛病，略感風寒便發。寒月須重綿厚帕包裹者，此屬鬱熱，本熱而標寒也。世人不識，率用辛溫解散之藥，暫時得效，誤認爲寒，殊不知因其本有鬱熱，毛竅常疎，故風寒易入，外寒束其內，熱閉逆而爲痛。辛熱之藥，雖能開通閉逆，散其標之寒邪，然以熱濟熱，病本益深，惡寒愈甚矣。惟當瀉火涼血爲主，而佐以辛溫散表之劑，以從法治之，則病可愈，而根可除也。』

李梴醫學入門曰：『腦者，髓之海，諸髓皆屬於腦，故上至腦，下至尾骶，皆精髓升降之道路也。』又曰：『頭沉痛入泥丸，手足冷，爪甲青者，謂眞頭痛。其連齒痛甚者，屬少陰厥陰證，俱不治。』又曰：『偏頭痛，年久大便秘，目赤眩運者，此肺乘肝，氣壅血鬱而然。宜大蒸氣湯下之，外用大黃芒硝爲末，井爪泥調貼兩太陽穴乃愈。』

李中梓醫宗必讀曰：『頭爲天象，六府清陽之氣，五藏精華之血，皆會於此，故天氣六淫之邪，人氣五賊之變，皆能相害，或蔽覆其清明，或瘀塞其經絡與氣相薄，鬱而成熱，脈滿而痛，若邪氣稽留，脈滿而

氣血亂則痛乃甚，此實痛也。寒濕所侵，真氣虛弱，雖不相薄成熱，然邪客於脈外，則血弦脈寒，卷縮緊急，外引小絡而痛，得溫則痛止，此虛痛也。因風痛者，抽掣惡風；因熱痛者，煩心惡熱；因濕痛者，頭重而天陰轉甚；因痰痛者，昏重而欲吐不休；因寒痛者，絀急而惡寒戰慄；氣虛痛者，惡勞慟；其脈大，血虛痛者，善驚惕，其脈芤，頭痛自有多因。』

薛己醫案曰：『久病頭痛，略感風寒便發，寒月須重綿厚帕包裹者，此屬鬱熱，本熱而標寒也。若用辛溫解表之藥，暫時得效，誤認爲寒，殊不知因其本有鬱熱，毛竅常疏，故風寒易入，外寒束其內，熱閉逆而爲痛。辛熱之藥，雖能散其標之寒邪，然以熱濟熱，病本益深，惡寒愈甚矣。當瀉火涼血爲主，而佐以辛溫散表之劑，以從法治之，則病可愈而根可除也。若有感冒發散之後，還宜調理正氣，則因其病機而補益之，庶無復作之患也。』

張三錫醫學準繩六要曰：『傷寒頭痛，脈浮而緊，身形拘急，惡寒脊強，身大熱，傷寒頭痛也。冬用麻黃湯，餘月羌活沖和湯。○傷風頭痛，脈緩而浮，或左脈微急，證兼鼻塞，眼脹目赤，傷風頭痛也。宜解肌，冬月桂枝湯，餘月十味芎蘇飲。』

王肯堂證治準繩曰：『浮緊爲太陽，弦細少陽，浮緩長陽明，沉緩太陰，沉細少陰，浮緩厥陰，浮弦爲

風，浮洪爲火，右寸滑或大或弦有力皆痰火積熱，細或緩兼體重者濕，左脈不足血虛，右脈不足氣虛，左右俱不足，氣血俱虛，右寸緊盛食積，右關洪大爲胃熱上攻，寸口弦細爲膈上有風涎冷痰或嘔吐，沉細爲陰毒傷寒，但頭痛身不熱也。病苦頭疼目痛脈急短濇者死。』

陳實功外科正傳曰：『頭痛者，風火濕痰四者，皆能致之。又楊梅瘡毒上攻，亦有此證，或婦人產後梳洗，當風太早亦致之，名曰頭風。宜用天麻餅子、三聖散二方。無論病之新久，受之真似並效。』

張介賓曰：『凡診頭痛者，當先審久暫，次辨表裏。蓋暫病者，必因邪氣；久病者，必兼元氣。暫病有表邪者，此風寒外襲於經，治宜疎散，最忌清降；有裏邪者，此三陽之火熾於內，治宜清降，最忌升散，此治邪之法也。其火病者，則或發或愈，或以表虛者，微感則發；或以陽勝者，微熱則發；或以水虧於下，而虛火乘之則發；或以陽虛於上，而陰寒勝之則發。所以暫病者，當重邪氣；久病者，當重元氣，此固其大綱也。然亦有暫病而虛者，久病而實者，又當因脈因證而詳辨之，不可執也。』

陳士鐸石室祕錄曰：『常治法者，謂爲以常法而治之者也。如人病頭痛，則以頭痛常法治之是也。何必頭疼而治之於兩足乎？雖頭疼實有治之兩足而愈者，然彼必常治之而不愈，然後以變法治之，非可以捨常法而先求之於變法也。故一遇頭痛，卽以川芎五錢、白芷、蔓荊子、甘草、半夏、細辛各一錢治之，

病去而掃也。』

眩暈

孫思邈千金方曰：『徐嗣伯曰：「夫風眩之病，起於心氣不定，胸上蓄實。」故有高風面熱之所爲也。痰熱相感而動風，風心相亂，則悶瞀，故謂之風眩；大人曰癰，小兒則爲癰，其實則一。此方療治，萬無不愈。但恐證候不審，或致差違，大都忌食十二屬肉，而責豚爲患，發多氣急，氣急則死，不可救。故此一湯，是輕重之宜，勿因此便謂非患所治風眩，湯散丸煎，凡有十方。凡人初發，宜急與續命湯也。因急時但度灸穴，便火針，針之無不瘥者。初得針，竟便灸，最良灸法。次列於後。余業此以來三十餘年，所救活者數千百人，無不瘥矣。後人能曉此方，幸勿參以餘術焉。』

嚴用和曰：『素問曰：「諸風眩掉，皆屬於肝。」則知肝風上攻，必致眩暈。所謂眩暈者，眼花至轉，起則眩倒是也。由此觀之，六淫外感，七情內傷，皆能致此，當以外證與脈別之。風則脈浮，有汗，項強不仁；寒則脈緊無汗，筋攣掣痛；暑則脈虛煩悶，濕則沉細沉重吐逆；及其七情所感，遂使臟氣不平，鬱而生涎，結而爲飲，隨氣上逆，令人眩暈，眉稜骨痛，眼不可開，寸脈多沉，此爲略耳。與夫疲勞過度，下虛與實，金瘡吐衄便利，及婦人崩中去血，皆令人眩暈，當隨其所因，治之乃活血也。』

劉完素曰：『眩運者，其動不正而左右行曲，故經曰：「曲直動搖，風之用也。」眩暈而嘔吐者，風熱甚故也。』

張子和曰：『夫頭風眩運，手足麻痺，胃脘痛，皆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也。在上爲之停飲，可用獨聖散吐之，吐訖，後服清上辛涼之藥。凡眩運多年不已，胸膈痰涎壅塞，氣血頗實，吐之甚效。』

朱丹溪曰：『眩者，言其黑運轉旋，其狀目閉眼暗，身轉耳聾，如立舟船之上，起則欲倒，蓋虛極乘寒得之，亦不可一運而取執也。又風則有汗，寒則掣痛，暑則熱閉，濕則重滯，此四氣乘虛而眩運也。』

徐春甫曰：『肥人眩運，氣虛有痰；瘦人眩運，血虛有火，傷寒吐汗下後，必是陽虛。故鍼經云：「上虛則眩。」此三者，責其虛也。』又曰：『眩運挾風則有汗，寒則掣痛，暑則熱悶，濕則重滯，此四氣乘虛而眩運也。七情鬱而生痰，動火氣因上厥，此七情致虛而眩運也。淫慾過度，腎家不能納氣歸元，使諸氣逆奔而上，此氣虛眩運也。吐血或崩漏，肝家不能收攝榮氣，使諸血失道，此血虛眩運也。尋致病之因，隨機應變，其間以鎮墜下行爲最，不可妄施汗下。』

虞博曰：『氣虛肥白之人，溫痰滯於上，陰火起於下，是以痰挾虛火，上衝頭目，下氣不能勝敵，故忽然眼黑生花，若坐舟車而旋運也。甚而至於卒倒無所知者有之。丹溪所謂「無痰不能作眩者」，此之

謂也。若夫黑瘦之人，軀體薄弱，真水虧欠，或勞役過度，相火上炎，亦有時時眩運，何濕痰之有哉！大抵人肥白而作眩者，治宜清痰降火爲先，而兼補氣之藥；人黑瘦而作眩者，治宜滋陰降火爲要，而帶抑肝之劑。抑考內經有曰：「風勝則地動，風木太過之歲，」亦有因其氣化，而爲外感風邪而眩者，治法宜祛風順氣，伐肝降火爲良策焉。外有因墜損而眩運者，胸中有死血，速閉心竅而然，是宜行血清經，以散其瘀結。各類推而治之，無有不痊者矣。」

李挺云：「肝脈溢大，必眩暈，宜預防之。」又曰：「眩暈或云眩冒。眩言其黑，暈言其轉，冒言其昏，其義一也。」又曰：「凡眩暈言亂汗多下利，時時自冒者，虛極難治。」

薛己曰：「頭目眩運，若右脈關脈浮而無力，脾肺氣虛也，用補中益氣湯。若左關脈數而無力，肝腎氣虛也，用六味地黃丸。若右寸尺脈浮大，或微細，陽氣虛也，用八味地黃丸。血虛者，四物湯加參苓白朮；氣虛者，四君子湯加當歸黃芪；肝經實熱者，柴胡清肝散；肝經虛熱者，六味地黃湯；脾氣虛弱者，補中益氣湯；脾虛有痰者，半夏白朮天麻湯；外證衄血過多者，芎歸湯；發熱惡寒者，聖愈湯。大凡發熱，則真氣傷矣，不可用苦寒藥，恐復傷脾胃也。」

方賢奇效方曰：「丹溪論曰：「眩運分之爲二，皆由痰火爲病。」以此分爲二也。眩運雖屬痰火，未

嘗不由腎虛兼風邪所得。蓋痰者，本流動之物，又因火動而助其愈盛，火性炎上，得風則愈熾，風火兩動，痰之愈作。經云：「諸風掉眩皆屬肝木。」原病式云：「風火皆屬於陽，多爲兼化。」陽主乎動，而兩動相搏則爲旋轉也。若人患此，頭旋目眩，卒然惡心欲吐，眼花視物不的，如至旋轉起，則運倒，其病所苦，何經所受而致此？曰清順謐，水之化也。動亂抗擾，火之用也。腦者地氣之所生，故藏陰於目，爲瞳子系腎水至陰所主，二者喜靜謐而惡動擾，靜謐則清明內持，動擾則掉搖散亂，故腦轉目眩，此之謂也。」

張三錫曰：「眩暈悉屬痰火，但分虛實多少而治。」

『肥人脈沉滑，屬濕痰，白朮半夏天麻湯妙。』

『瘦人脈弦數，乃陰虛相火上炎也，宜滋陰降火。』

『如兩手脈伏，面色痿黃，憔悴，屬氣虛生涎，濁氣泛上，其涎亦令頭眩。恆見於鬱悒之人，及婦女輩，宜舒鬱。中年之人，大病初起，元氣未復，起則眩倒，脈必緩弱，或右手寸關大而無力，宜補中益氣，倍參芪加天麻，有痰加二陳，有火加炒黃蘗。』

『夏月頭眩，偶冒暑勞形，脈虛細，煩悶口渴，屬傷暑，先以六一散，後用大劑生脈散加黃蘗。』

『眩運上實下虛所致；所謂下虛者，血與氣也。所謂上實者，痰火泛上也。急則治痰火，緩則補元